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四

乙集

行實 史治

家循吏程殿撰師孟傳

程師孟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

按程氏譜忠壯公十一世孫諒諒四世孫

進士甲

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

州相去遠有警晷浹日乃至師孟奏徙于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議置倉

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簞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

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天雨水濁如

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

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揭

北牖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

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為罪豈理也哉

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遠欲生

事邪惟輔愧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
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
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
䟽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
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
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
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曰是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嬪
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
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
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摘伏如神
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剗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
生立祠

王提刑汝舟傳

羅鄂州

王提刑汝舟字公濟婺源人生三歲而孤不好戲弄纔冠登第性豁達
以風節自喜所不合不肯降色詞知舒城縣熙寧中歲荐饑推行荒政
甚悉所全活不可勝計後知南劍州時沙縣獲強盜十三人已殺其魁
餘十二人皆當死汝舟閱牘得捕盜官利賞增入其贓之狀三日而決
皆免死以治行第一除知建州後又知虔州汝舟才力明爽治無劇易
以惠利爲本摧伏豪強貧弱得職以故所至人安之三州訟者好傳律
爲詞若不可破汝舟徐以恩義曉譬旨意折而去括宗擢爲京東轉運
判官奏對言厚風俗莫先於教養願詔長吏每月臨視學校教授當限
年革少年新進及本貫人爲之又吏貪暴者殆出於天資今雖以此抵
罪纔暮即叙願永不令爲親民之官又言人戶典賣推割不即併歸一
戶官司失察遂爲詭名久益難曉故賦稅積欠者多臣嘗三爲縣令每
因造二稅簿即比對五等丁稅儻戶眼有多寡不同者以所剩戶數令
人戶自首并令鄉書手照對收併一處供輸遂無挂欠亦省簿書之費

願詔監司檢察若簿書整齊則無積欠之弊有補國計又請立法委監司視縣劇易令能否使易地因立法取願狀連書奏裁監司涉私者以違制論自京東移河北韓忠彥由北京入相汝舟欲漸還里託求江西忠彥至中書為言執政皆以為下遷不可忠彥曰王某以退為進也朝旨降樣市北珠奏言真宗特詔益州市錦六千匹知州趙積止市千匹至天聖中仁宗因積奏對獎其恤民臣元符初在京東准省符市錦未幾移河北又拋買北珠一珠之直至九十四千陛下即位之初聖政一新錦與珠如不可罷猶願詔有司損其數以留難得之錢少助經費疏奏即日罷之又言河北小鹽產深冀邢趙洛霸所出甚微自元符二年令客人就所住州縣召保給據往買有往復阻節之勞以故多私買而諸場停積不售願只令就場召保又解池經水患未復請權以河北見積大小鹽通入陝西賣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刑告老而歸歷官十七任餘五十年未嘗有失闕居闕六歲安卧而逝年七十九汝舟內行修

事祖父母孝繼祖母胡氏沒季父持喪百日而卒汝舟時在南劍上言諸父無在者臣以適孫乞解官接服以終三下禮官議詔特聽之因著為令始茲仕南豐曾鞏贈以詩曰身汝簿書雖擾擾方窮文史尚桓桓李清臣嘗勸習大科不願晚號雲溪翁有文百卷手所校書萬餘卷

胡金部 傳

羅鄂州

胡金部 字彥思婺源人父紹幼力學嘉祐中林希為州考試官紹首薦禮部尚書品天下魁文以紹為第一晚為剡主簿州遣官分檢諸縣早七縣訴所檢不實獨紹所檢山陰無訴者守因盡委覆視之新昌尤多大族而紹所蠲例下戶後分檢七人者皆衝替紹益知名及紹聖中與弟伸同登第累歷中外政和四年通判深州解有菜園千六百餘畦歲得錢踰二百萬仍以圃送公使庫時州縣官頗營圃規利河北副將令禁卒賣菜虛價錢者五十六人北平軍糧田務官以菜錢決責兵士致斷脫會糴便使者沈積中以及事聞詔獎之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不苟得以思義公儀休身相魯國怒拔園葵孔奮爲姑臧長不欲自潤
舊史載之以爲美談汝久踐郎省出倅方州遵條詔之嚴挺潔廉之操
能却園利悉歸有司庶幾古人可勵流俗曩嘗來上朕用汝嘉於是韜
二人者召及赴朝終金部郎中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事汪君 墓誌銘

汪龍溪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者以質樵饒歛
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震擢進士第起家爲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
祖諱宗顏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敷官至奉議郎贈少
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爲江南聞家皇考諱榮少傅長子
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於學藻復與君連取
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故贈太中大夫君諱愷字伯疆少奇穎渾厚
甫冠爲有司所推入太學爲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
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爲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

參軍丁太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
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
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
復移知撫州暮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於是資
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文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
東路茶鹽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泣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
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渡鬪死
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暑羣戶皆滿君止繫
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
爲五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迂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眾躬
造其廬入爲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
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奸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益侵旁郡
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爲關吏所錄守即誣以叛并其父械于

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虜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間王瓌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處州於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以女歸其隣人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爲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請爲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爲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爲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於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爲事循循然有德君子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

欺亦不能奪而卒歸於忠厚云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太中以爲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私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爲難先是君恬於進取數免稀遷居閒之巨多泊太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徙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於長幼親疏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聞者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巖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傅墓南三里墓雖於

君爲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爲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君獨約其所
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祉齊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蒞民思
之無秋毫愧怍於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致仕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贈光祿大夫程公邁家傳

程伯茂

公諱邁字進道程氏世爲新安望族皆祖晉新安太守元譚梁鎮西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其先自歙黃墩遷開化北原又自北原
遷黟南山曾祖諱懿妣洪氏祖諱適妣汪氏考諱宗顏以公貴贈正議
大夫妣胡氏贈太碩人公幼穎絕倫元符二年登進士乙科解褐補將
仁郎杭州仁和縣尉任滿遷知衢州西安縣政彊明競渡者持杖而譁
官兵不能禁守以語公公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與俱來衆驚曰
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倚閣

逃絕者公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略零逃
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有大辟七事閱案釋其三無異議調知楚之
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押勅見其名召與語曰往在太學見君今爲縣有
美政薦之徽宗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返里里
人榮之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公閱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
公曰爾所齎券乃慶曆三年時方年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歎以爲
神曰早二十年遇之可以無訟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爲息歲
飢發常平賑濟俄移南京提舉先是陳彥文守豫倚勢暴恣公繩以法
俄而彥文入爲戶部侍郎劾其在江西日發廩踰數坐罷尋差知道州
召爲戶部員外郎除提舉措置河北糴便使以辨聞命再任繼除直秘
閣忤中使宣諭李彥中山帥迎彥意劾之褫職罷任知信州未上丁內
艱高宗即位召除左司員外郎俄遷太府卿兼郊祀大禮提點一行事
務時巡幸伊初未能悉遵舊典公討論斟酌務省十六七因編進命付

史館禮成遷起居郎會建賊葉儂久不下詔能臣撫綏除直龍圖閣福建路轉運使召爲太常卿改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吏部侍郎時叛兵楊勛窺福唐公選軍募民以戰艦守水口勛乃趨漳泉命兵尾之遂走之廣南葉儂既敗范汝爲復嘯聚委公措置招撫統制李捧爲所敗公遣約降有日謝向等奉使募兵遣人誘賊欲自以爲功於是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建劔汀邵武皆盜區公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汝爲未下乃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以立功又謹守南劔界移制置使兵入屯田汝爲由是不敢復窺興化漳泉公又度大將辛企宗謝向等終不能平賊密請王師航海不五日可至福州庶一戰滅章十上不報乃奏謝向連賊企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由海道出賊不虞王師至不日平費不及民乃請錄死士後給脅從無歸者粟及田廬掩露齒選循吏撫養留廣東舶米五萬以寬民賦且乞量留大軍以彈壓殘黨得三千人後松溪及汀漳有寇賴以平自是甌閩八州寧

謚明桑復業紹興二年召進德殿學士待制知溫州黥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猶以次遁去上謂宰相曰程萬溫州之政光絕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服闋提舉江州太平觀俄召赴行在力辭差知信州信民罷訟吏巧於法公得姦痛治境內懾服訟訴爲衰明年郡既潦復旱蠶食稼累禱輒應蠶抱稼以死歲大稔邦人作感應記會議復發運司以公充使公以爲祖宗時發運司事權甚重今屬官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大重權大輕給緡錢二百萬欲一年有成效三年有畜積則利源大狹責效大速又今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糴固不廣而倉廩稍脚之費皆未知所出若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大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喻之且令增給糴本陞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分爲三然三司使居內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爲表裏今天下財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於提舉鹽鐵則有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戶稅雖總之發運但

存其名耳况今中外責此司甚重而視此司甚輕願詔使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三省除卿雜學士以增重使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置司平江府以秋成和糴各因其郡縣為價稍增之糴四十餘萬而所費糴本幾半廷臣屢以為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事又言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官吏與將來漕運所費比民間價又增什四五則糴實終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軍興後為一新官府陶瓦貸民因興修學校鄱陽歲饑多盜上憂之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條書寬恤三十許事揭干城門人情大悅乃奏乞蠲舟車征筭增米價以來遠商察征商諸敝使不得為梗未幾米暴集閱數至六十餘萬斛價為之損半民食大足而羨餘及於徽信二州閱歲徙温州至適火後為營官舍于區開河渠望樓結火保更為新學多士趨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夫進顯謨閣直學士并知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某等二百餘人以使臣

廩黥糜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畫遣歸樞密院聽差使其年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十五年正月廿九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八遺表聞進四官累秩左中大夫爵文安縣開國子葬本縣後崗所著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詩二百篇公與汪龍溪藻同時汪掌詞翰以文雅稱公累更麾節以勞績著高程朝深器之御屏有云文章汪藻政事配同邑胡氏封碩人贈咸寧郡夫人子三人長延年奉議郎通判洪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次永年承奉郎福州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次修年承議郎准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孫七人長莘老承議郎撫州錄事參軍次渭老朝散大夫知靖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次傳老文林郎次漢老大老彭老五世孫宣教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借緋森謹述

羅鄧州墓誌

羅蘄州

先兄姓羅氏諱頌字端規徽州歙縣人曾祖諱承吉祖諱舉朝請大夫考諱汝楫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累贈少師妣魯國夫人俞氏紹興二

十二年以先君任子恩補承務郎注臨安府餘杭縣浣坎鎮改潭州南岳廟連丁考妣憂除喪監鎮江府排岸擢監行在左藏東庫未上省罷差湖北司主管機宜文字行在檢點贖軍酒庫所幹辦公事通判鎮江府知郢州紹興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于郡積官朝奉大夫其六月喪歸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于歙縣永豐鄉幹村之源娶宋氏封安人子阜臣蚤卒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泰初次未行孫源當以致仕恩得官兄資超邁身長七尺眉目聳異自少負志氣力學殆天性儕輩或少息終不休過庭時每出文一篇先君未嘗不稱善及長逮晚節讀書著述如課程倦極徙倚提卷不釋手得異書喜甚若他人好好色嗜甘毳然居喪終制寢苦室絕葷茹如禮性不諂使阿附得大官要職不肯爲其在荊州帥葉公衡自謂幕中得天下士丞相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兄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五

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當置度外益公以此愈加敬季兄鄂州亦益公所重故每以二程期之其佐京口屢軍事今兵部侍郎耿公秉爲郡每言爲僚率雷同相取下助我特羅君守郢登對其一乞申勅四方主帥修明軍政禁私役其二欲如西漢武宣璽書責厲州郡光武一札賜方國爲聳動之具以勸事功其三擇縣劇易以選能吏上問京口軍民情條對甚悉到郡爲政清靜庭無留辭京山民董小大有妹爲張復禮所姦因欲娶之不可則醉酒捶其父母小大與其黨擊之致死皆謂罪在大辟兄獨以情輕奏部使者不謂然使再劾公言復禮姦人女至辱其親小大解后至此情可念奏上果從杖貸未幾悍卒吳順在娼舍踢死民陳舍僧大吏庇之無敢言舍僧單獨或請執狀以葬兄知之杖大吏捕順成其獄部使者怒以爲前後輕重不類兄曰軍人殺平民能使大吏爲覆護橫甚後取旨竟絞郢蓋馬綱道所自出食穀舊責之都保至是郡悉自任凡免役科擾十一事兄歷官可紀甚多而弗自言其梗槩

若此兄始爲進士屢上春官不第其爲詩文至感蒙數十筆力高古特出奇詭跌宕識者以爲有西漢風平生抱負一時名士所推許而年位不永豈惟門戶之痛云弟朝散郎新權通判蘄州事賜緋頌謹誌

宋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黃公何行狀 汪伯游

曾祖宗議

妣程氏

祖中理

妣吳氏

父傑贈奉直大夫

妣吳氏贈太恭人

徽州府休寧縣千秋鄉永慶里黃何字景蕭年七十四歲

黃氏世緒高華代有顯異其在新安休寧始大者則公也奉直弱冠有文名未強仕卒公生僅三月祖奇公謂當允吾宗愛之特異諸孫奉議郎吳公舜選公祖妣之弟也祖垂歿託公於吳公台吳公使與二子俯徹游二吳爲鄉先生聚徒甚衆昆仲馳名聲太學時人有云眉山三蘇江

東二吳者是也已而復從文簡程公大昌游所得益超詣與賢書登丙戌第時太恭人華髮在堂公調吉州恭和主簿而歸喜動慈顏里黨羨艷周旋膝下凡三年丁太恭人艱再調饒州番陽簿公謂賦版公私所繫不輕出朱入墨不敢少縱三年三易守皆知其才委檄沓至公悉心區處上下翕然有部使者以私怒一尉俾餘干丞核其罪丞以無罪報使者怒復委公公誓之實無罪也併丞直之使者愈怒斥公府廷謂當與尉並核公不爲連俄使者罷乃免公平時出語如恐傷人至臨義則毫髮不屈類如此既滿郡守王公師愈留爲掾凡數月公辭而歸關陞用二表公登獨五階從事郎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學不肅有宗姓爲學生者以其父與公雅好干規矩屏去不恕職掌無大小陞補必以課試有詣于郡于外臺送至者皆不納士樂其公復市田及僦屋歲增以萬計使教與養俱備薦者如式改宣教郎知興國大冶治當孔道彫落殊甚痛革淨費銖粒有經下車暮年公私浸洽蜀騎西來歲無虛月前

此芻粟不備凡部送者繫馬縣庭毆擊吏胥公經理閒田許民耕佃額一司掌之以備馬綱之用且具言于郡與部使者俾勿壞至今賴之土產鐵境有湖中峙三山適兩淮嚴盜鑄之禁虜至其山至四千餘人尉出警輒角敵尉慮其有他乃不白州縣而密聞帥憲司帥聞之朝調九江官軍軍且至公曰彼民爾奚至是哉乃檄主將軍于境走一介持尺紙諭以禍福且抽戍兵開間道使可以趨生避死其徒未信也遣數輩來覘知果撤戍也乃一夕遁去幾半公復匹馬入其巢穴其不去者望見公單騎小艇從湖中來乃相與言知縣果無害我意遂相率俱去公復取屋廬柵寨凡盜鑄之具悉焚之乃歸不費一錢不僇一人卒使一邑晏然邑人合詞以爲不然必生大變濫殺無辜當如奚山茶商之事矣士民相與祠于鄉校人謂可以言功公嘿不言初縣有學無以爲資塵封講席公爲具緡廩延其鄉之秀民萬人英嘗從晦翁先生游者爲之長勸來學徒講貫問難不專爲科舉計縣事之暇公復橫經與之發

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邑之應舉者倍曩時偕郡計者浸多學宮廢毀徧爲葺治春秋器服不惟不備抑多非制乃選學徒持書旁郡求齊公慶曾淳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俎豆冠冕煥然一新每釋菜濟濟洋洋觀者知所向矣秩滿適四明僉幘近次公亟就之會甲寅乙卯明越大侵饑死相屬公佐其長修舉荒政謂使當食者群集一所則紛然淆亂乃家至戶到不避涂潦雨雪米圭撮必使人披之不爲虛文時樞密何公澹帥四明知公寔勞且遇公素厚言之朝減磨勘擢提榷務務獎如毛隨事別疏洞見幽隱吏不敢欺且請罷優潤以惠商人以革坐賈額利由是歲增四十萬緡遷司農寺主簿遷太府寺丞皆出納之地公究心其職刻革蠹蠶蚤莫出入寒暑不渝初內帑有積金前後稱校折閱殊甚廟堂疑焉命公稱之公權衡精密有增無虧吏戟手旁視大懼不免廟堂以爲能樞密何公尤加稱賞公居官不苟細物大抵然也凡再轉對奏議四篇卷卷慷慨欲廣聖德結人心嚴郡守責實之政重縣令

之權上嘉之求外任時丞相謝公深甫與公同年進士再三諭公蓋少
留序遷在朝夕公請益力分括倉廩州左符括山深人多盜奪凡有訴
者公欲示急捕之意必檄尉逮之小擾不恤也至若墮植穉良則不啻
乳哺首與屬縣約情均一家應有違會悉書于曆囊以往來不遺一吏
至縣旁有貪沓撓政者事無巨細必私請撫理從違多不滿欲乃旁午
遣人造說百端侍御史陸公峻詒公書曰是詭譎者豈足恤願益推所
學以惠彫郡若因浮言輒爾退縮則張官置吏皆可廢矣公不遣一書
入長安唯自信其所志已而流傳公當祠去者公笑曰朝廷黜陟豈容
預知邪已而命下在月餘之後乃前詭譎者自倡先是郡計赤立凡前
後政四方月餽公到官悉罷之怨謗已譁適又有以宗姓祠祿來請者
實已溢額公遲之浸不悅遂與詭譎者醞釀至此公歸纒數月清議益
白復畀岳陽凡所施行悉如括舊爲政無幾聲誦翕然具見於士民仁
明十事之稱如太守入境之初義勇凡七千餘人例還于境公恐其落

事亟散遣之州受牒例五鼓投箱職官檢査吏胥批朱所訴未伸費已
不少公以卯時開譙門縱其投箱檢査批朱一切不用且揭榜以郡土
瘠民貧官賦官征悉自斟酌蠲減倍常訟不能決者盡索故牘反覆詳
視決遣一空屈者獲伸悍者屏息巴陵之人方恃公以爲父母乃有游
士不足於公而又當路適有與前詭譎爲姻黨者復有予祠之命公笑
曰予無意於仕久矣今成吾志也即日東歸父老遮車號泣載路歸途
過武昌計使總鄉見公曰巴陵至武昌亦遠矣而巴陵士民來此借留
意甚懇切足見得民心如此令人嘆息公寓巖四十年至是乃還新安
故山省松楸會故老仲姊年八十事之如母里有塌曰清陂溉田千餘
畝塌久廢田不治公一日過之曰是亦可以利民也乃捐資率衆築之
是春旱種不入土而塌下之田秧獨以時秋倍入人歡戴之又爲選主
者授之經理于今數年昔時硤确皆爲沃壤里社欲祠公焉居山間再
閱歲山深地濕公平時無疾苦至是感肺虛之疾家人醫藥不便爲請

乃買舟復下嚴瀨又數月浸苦脾虛遂終于正寢階爲朝議大夫爵爲
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故京西轉運方公弼之孫承議傑
之女封恭人先公二十六年卒男四人長煥前江州德化簿居三年太
守材之無一日不兼他領關陞修職郎秩謝還侍甫數日公乃易簣次
開迪功郎新安豐軍安豐簿未試也篤學有敏材皆能大其緒次全次
興早卒一女適迪功郎新寧國府旌德簿史渭孫男一人華將乞公遺
澤女二人公性至孝侍太恭人疾祈寒不解帶念幼孤爲天地間孽子
終身以爲痛謂太父存育之恩圖報無所欲以年勞一階少答真宜未
遠而終奉兄姊采篤舉先人貲產悉畀伯氏不問伯氏歿復經紀其孤
伯姊歸承務郎程公文夷有子玘方鬚亂公識其非凡兒期望闕遠已
而挈以自隨愛之不異已子卒使有立於時仕所至不苟皆公之教也
有舅之子老而獨館之終其身死擇爽塏葬焉其隆風誼若是其孤考
卜玄宮乃得於淳安縣神童峰之原期以嘉定三年十月十五日奉公

于寔公天資清苦務自植立然即之粹然和氣襲人其學浩博無涯惟
以格物窮理爲宗如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
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
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
講學爲後進宗師以此其文則韻平而思遠咳唾成章著述多未暇編
次性廉介洗手居官入仕四十餘年所居環堵堂庭不備歲上孰飯不
足半歲既歿其孤粥產以畢葬祭里評益仰其清云冰與公同里且同
朝知公久且深誼不得辭故備書爵里歷官行治以俟秉筆者嘉定二
年二月日朝請大夫新知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汪詠狀

宋汪侍郎綱本傳

宋史

汪綱字仲舉歙縣人簽書樞密院勅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
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
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松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

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准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澤物邪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董思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蠻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一綱謂向者銀礦至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願乃請痛蠲損之歲饑芳邑有曹伍者群聚惡少入境彊脅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一些石兵爲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忤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若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呈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振糶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綱親錄史之陽縣父

義和爲侍御史主管佑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摘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爲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司文字未赴雁內難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允濟自立遣使來告龔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聽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陸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若高郵二面阻水湖澤奧阻戎馬

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
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
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焉鹵守毛澤
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
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
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
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
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
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餉當至京者貯
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
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
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
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

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以資於
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
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
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士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
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
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
生亦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置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
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
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墾澮堙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
沃使民有餘蓄是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
益乃止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
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
鈔舊制弗許商之預供貼鈔錢監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抉摘隱伏凡虛

額無實詭爲出內飛走移易事制由防課乃更羨旣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饟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六萬直楚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實警格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以不之移疾之閒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慮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誦譫妄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尉覲賞躡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傅會以成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

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牌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斃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勤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溉之利其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間浸蕩瀕海籍塘爲固隄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却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義手教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即位召爲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瘞頓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策名四十一萬

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檣宮之資爲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據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故因是著明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爲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爲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歷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爲文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四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五

乙集

行實 吏治

宋故朝請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賜紫金魚袋朱公權行狀

程端明

本貫徽州休寧縣千秋鄉千秋里朱公諱權字聖與年若干朱氏出顯帝周封于邾其後子孫出邑氏朱世居沛國相縣唐末有避地新安者居歛之黃墩十六世祖春始家首村父朝議慷慨有尚志尊禮名儒篤意義方公生而岐嶷童丕若成人六歲入小學一日偶失所業課冊先生頗有愠色曰毋多慮某能盡默記乃追寫之他日得故帙一字不舛八歲能屬文讀書率夜以繼日寒暑不少替鄉之南有山曰顏公其高三十里上有精廬館其上手編諸家易說凡百餘萬言作爲文辭自成機軸淳熙庚子秋試遂魁鄉薦十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隆興府分寧縣主簿未赴任丁朝議艱服闋調福州連江縣主簿須次間工部

侍郎朱公晞顏帥廣西改辟象州連山縣尉兼主簿留攝幹官盡忠毗
畫多所裨贊慶元五年以舉主關陞從事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丞邑當
東浙會府之下三司委送紛沓判決晝夜不倦前後連率如辛公棄疾
李公大性李公決皆敬賞之開禧元年調泰州如臯縣買納鹽場考舉
及格嘉定七年改宣教郎知饒州餘干縣邑當孔道敗闕不可爲之數
其至也適當災歉之時極力撫字雖上司督賦急於星火而以身當之
不忍一毫擾民百姓感之相與繪像立祠十一年轉奉議郎賜緋魚袋
十二年秩滿赴部朝廷以作邑有聲差監行在左藏東庫時金虜渝盟
歲幣積於左帑幾二百萬廷寢有損腐公條具上之廟堂變通闢隘因
時制宜朝廷從之民以爲便金鞞相攻山東歸附方講備邊之策遂陳
七事一曰用人望夫一世人材自有公望如漢用趙充國討羌羌人已
知其善爲兵唐用郭子儀屯涇陽回鶻見之下馬羅拜我仁祖用范文
正公帥陝西西賊破膽大抵人望所屬遐邇具孚雖不勞設施人自竦

畏以其信服有素也方今荆襄制帥衆望所歸則虜人不敢犯其境
常窺伺旋即敗退蜀道前此繹騷非一及朝廷揚制命起已試之舊人
付以宣司之柄則轉亂爲治易於反掌是皆朝廷之上處置得宜則四
方萬里莫敢不服者也今兩淮重地防秋及時倘圖任威望素隆不減
蜀荆宣制之材者授以制使之權委以藩籬之重則九重之顧憂可寬
矣其二曰計戰守自殘虜游兇困獸猶鬪談者每以戰乃危事而諱道
以守爲全計而同辭是固愛國保民之善意然自古對敵守境未有不
能戰而能守者孫氏保有江東以周瑜能戰而敗曹操於赤壁也劉氏
全有巴蜀以諸葛亮出師而魏人畏之如虎也前者殘虜寇蜀嘗入興
元至大安矣以我師勦其類而後止又嘗寇淮犯濠梁逼安豐矣以忠
義兵擒其首而後退則是能戰而後守之明驗也宜明飭宣制司沿邊
諸將整軍經武繕甲治兵如漢將之行必爲戰備如唐將之練卒常若
寇至平時則防關隘謹烽燧明斥候固不輕舉以徼戰功如或虜人犯

塞必更相倚角設伏掩擊出奇制勝使匹馬隻輪不返則虜必懲創縮
畏不敢輕於窺邊而後可以言守也已其三曰講備邊之至計前者殘
虜寇淮守臣率多閉壁不出是致醜類橫行肆侮旁若無人驅殺人民
殘破鄉邑劫掠積聚焚蕩廬舍爲守將者如越人視秦人肥春未嘗過
而問焉遣夫封豕長蛇盈饜溪壑徐徐引去亦不聞出兵追躡問之則
諉以獨力不支是以若此嗚呼是可深懲前失而亟爲後計乎當蘇
秦之爲從也約六國連衡之衆以抗強大虎狼之秦秦兵不敢出函谷
關者十五年夫六國至難合也蘇秦掉三寸舌猶能合之爲一家而獲
效若此今以我國家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宜無不可者矧
殘虜垂亡不足以望強秦之萬一乎宜行下兩淮帥司疾速契勘諸將
屯戍之兵覈其事力方略有如他日虜或犯淮東則使其處兵制其左
小處兵禦其右某處兵當其前某處兵掩其後既以遏其剽掠且伺其
隙而擊之其於淮西亦准此規專命制帥司主其事設有後患

立以羽檄調發所合應援之處遣兵會合如逗留不進者國有大刑必
罰無貸規畫一定則長淮之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虜苟送死破之
必矣其四曰興屯田之大利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輸邊一石費三千
鍾我國家中興高宗嘗因營田官候對曰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
頃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孝宗乾道中制曰欲營軍食之儲
必講屯田之制尺籍所繇日有增加邦賦所入歲有定類既不可剝下
以取給固不若興田以雜畊此聖明留意屯田之家法也今戍邊之兵
連年不解轉餉不已民疲可知况兩淮荆襄素多曠土宜明飭制帥司
及州郡並開屯田張官置局專庀其事相地勢闢草萊具牛犁辦糧種
各修實政毋得具文春則具墾闢頃畝耕作人徒秋則具稼穡登成收
穫斗斛詳悉申上朝廷考其績用之成否歲入之豐耗而行殿最賞罰
之法庶乎屯田之利可見而軍食自此裕矣其五曰收民兵之用人皆
謂自民兵之分而民不可使爲兵殊不知此可言於安寧無事之時不

可言之有警多事之日如漢是錯所論唐李抱真所行今不必縷數我真宗時陝西歲取邊力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曹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皆爲精兵仁宗時元昊叛范文正公知延州點集鄉兵令刺其手此我朝用民兵故事也蓋沿邊之民風聲氣習剛悍果敢馳馬荷戈乃所素習彼其久居士著家室墳墓牛羊耒耜皆爲子孫之計憤疾胡虜之心人皆有之特患莫爲之倡率糾合耳官司倘有以一其心力作其志氣互保鄉井誰不樂從宜明飭制帥司於荆襄兩淮州郡皆團結民兵用三丁擇一之法聯爲隊伍擇其首長授之器械教之戰法仍行招誘激勸之道使樂爲吾用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不廩於官而數十萬之衆可具何憚而不爲哉其六曰堅忠義之心夫中原遺黎皆吾赤子彼見天亡殘虜襁負來歸國家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莫不感激思奮志滅讎虜或者乃以來歸者衆糧餉難辦爲慮殊不知古人惟患人之不吾歸未聞以歸我之多爲病秦民歸心於漢祖所以制大業漢民

歸心於光武所以濟中興故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來歸者皆山東人迫於殘虜之虐爲避災之計吾惟有以爲之主宰治有政令寬其刑役反其田里安其生業何患衣食之不給哉今忠義之將功效既著宜以所得城邑悉使領之彼得馮國家之威靈非特建功於一時且將宣力於後日垂勳名保富貴固所樂爲其忠於國家永無窮矣其七曰定乘機之策嘗觀戰國時魏使龐涓伐韓齊遣田忌將兵救之孫臏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遂大破魏兵而龐涓自刎古之大梁則今之汴也古之齊則今之山東也使殘虜不敢爲寇則已如敢入寇第使山東忠義之衆疾走大梁衝其方虛攻其必救虜人烏得不速返以護巢穴返則如龐涓之敗明矣此安邊破虜之奇策也十三年正月差克省試中門官四月差克御試對讀仍兼初考官十四年三月轉承奉郎監行在都進奏院八月轉朝奉郎十五年正月差通判常州未赴差知惠州五月轉朝散郎初抵郡飛蝗甚熾乃默禱諸神且深

自刻責之以身代百姓受害是夕大雨水漲明日忽有鷹隼鳥雀以千萬計相與喧噪驅蝗赴江而斃其為政崇正學獎善類先教後刑勸農寬賦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一考之後郡計稍寬即損已俸以助公帑自城壁倉庫解舍橋梁祠廟皆一新之百度修舉是時東廣諸州寇賊嘯聚劫掠鄉井或數百為群或數處俱發兇焰所至村落為墟其渠魁曰曾官蘇况等皆驍勇一可當百朝廷屢赦省札下本路重賞收捕公察僚屬中可委任者密授方略且多予金帛使遣間諜務知其蹤跡設伏掩捕果生擒渠魁數十赴帥司梟首傳示餘黨悉平一路以安廣帥應公純之上其功得旨褒美轉朝請郎誥詞云爾之為州也政以安民兵以除盜恩威之施各當其宜帥臣謂不一之盜發之他州而爾能悉取之使濱海以南今皆晏然則爾之功實被乎數州矣豈止一境之清哉姑進爾階以煇明陟公拜命曰戢盜安民職也其敢言功十七年龍飛覃恩轉朝奉大夫解任而還郡人惜其去為之攀送者數百千人至

有泣涕者其得人心如此是歲年七十嘆曰吾少赴舉不減年以欺君今當謝事豈宜復入修門即上章乞致其事寶慶元年七月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三年六月任滿再乞致仕又差主管成都府玉局觀紹定二年累章力伸前請九月得旨特轉一官致仕進朝散大夫因言素癯瘠間關踰嶺每自揆不能久于世今年踰七十澤及三子足矣舉家務以付諸子所居前挹清溪喬木脩竹隱映綠秀乃即其地築室曰芳洲樓曰景星亭曰濯纓曰拂雲日與賓客徜徉酬唱其間四年正月覃恩轉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五年五月下泮忽感胃疾時長子官浙東次海陵季待銓中都家人招醫不許曰脩促數也作三書以報三子不及其他惟勉以廉潔公勤而已投筆瞑目時六月朔旦也公天性純誠表裏若一處已接物正直而謙和內蘊聰明不自表暴居官清介常俸之外毫髮不取訟牒紛至裁決如流不可干以私服食器用取其僅足不務奢華雖仕致五馬人以爲榮真自處無異寒素訓誨子孫惟以

循理讀書為急人有嘉言善行稱之不容口未嘗言人過失喜慍不形於色樞密程公卓除工部侍郎時舉以自代其詞曰朱某為士時嘗讀書蕭寺居深山窮谷人跡罕到攻苦食淡如是者數年出其所學遂魁一郡之士繼取科第後生晚進多師承之迹其居鄉心恬氣和未嘗訟人于公庭亦未嘗謀利於私室鄉之老稚起敬起慕遠試邑鄙江以詩書行撫字無迫切峻厲之政有寬裕優游之美邑人相與安之為立生祠其古之所謂循吏者歟迺今分職在帑出納惟謹臣知之既詳信之甚篤舉以代臣實允公議平生大略可見於此嗜學追致仕不廢方冊待次學者來從不遠千里率百餘人隨材誘掖後多知名之士每言人心不可一日無用昔賢運甓可以為法平生著述有訥言十篇末議四篇默齋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塾初朱氏聚族其盛然未有以儒學起家者公始入大學登儒級已而分符竹列班行由是族之子弟益知向方姪申從姪况相繼登科而詩禮之風行矣公生於紹興乙亥十月十

日終於紹定壬辰六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娶程氏先十五年卒累贈恭人子男二人長沂儒林郎辟差監紹興府石堰鹽場汝從事郎監秦州丁溪劉莊鹽場洙將仕郎女二人進士吳去非程明其婿也孫男七人錫鑰鎮鑄錢鑑錡女七人未笄期以紹定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歸寧首村西山之原一子復居故里皆治命也璵方營卜松嶠而孟季朋來示以行述顧居同里仕同朝誼不容辭也乃因其辭列其狀于右俾來者有攷焉

通守陳公慶勉傳

陳定宇

公諱慶勉字志問世家海寧之陳村曾祖嘉聞始遷五城祖仁傑父克紹皆不仕叔唯深春秋紹熙壬子冠鄉舉慶元丙辰擢第調德安府應城尉而卒公生於淳熙癸卯甲子年甫二十有二以詩經員子鄉五試春官紹定壬辰徐元杰榜擢丙科年已五十矣授廬州舒城尉端平甲午金子才子瑛之師入河南謂中原可指日復制府委公董餉汴京米

以石計者萬有五千載以舟百自合肥部舟至京口又裝涉湖而江又
沂河而淮北過徐泗南過盱眙歷濠梁抵壽春未幾敵決潼關水灌軍
事有大謬不然者公亦匹馬南馳與吏士皆飢疲采野瓜柿梨棗代食
幸而得還公在任日嘗率士卒獲盜二十有一人相視山寨數十處教
之備禦邊氓獲入堡安集皆鈔槩之士所深避不敢為者端平丙申替
歸授嘉興府華亭縣浦東監鹽場嘉熙己亥之任庚子霪雨大疫且大
饑亭戶四百五十有奇僅存百九十貧不聊生坐是課大虧度臺初索
公績歷寄庫繼察公廉勤無所歸咎陳于朝令公解見任別注一等合
入差遣奉旨特依淳祐辛丑也公在任姦民蕭元輔者以亭蕩二萬畝
冒獻于御馬院公親詣度臺條陳源委利病乞奏于朝石卿孝淳備以
公言敷奏得旨以元蕩還亭戶石公令公代撰碑頌以垂不朽焉公嘗
上書有曰淮西之餉汴海東之疫饑皆百年所無之事而某任繁費則
當之任離局則當之豈骨相寒苦而然邪三授韶州推官淳祐乙巳七

月之任先是獲盜賞典屢陳未行左司徐公榜下士孤寒無援為言於
朝丁未吏部符下轉儒林郎改次年合入官方公之在任也以劄子言
二事于部使者其一言寺院之弊其二言州縣之單曰官因常住之多
寡立為借息之定額利借息之入開告計之門大率常住有千緡之入
則借息收千緡之半今日僧請增輸則乙可據申之據明日計其小過
則丁可毀丙之據是官與僧同盜常住也乞委本路監司覺察書錄請
住有庚于此同以贓論言兵事有曰庸東諸郡多與章貢柳桂鄰壤响
縱橫特乎出沒相據而起遂至震驚始畏張皇而卒至滋蔓以兵不足
故也昔儂智高之禍可監矣一二年來如韶有九峰之擾章貢有寧都
之擾德之於前則宜防之於後策將安出曰填補官兵備置民食是也
何謂填補官兵諸郡廂禁有名無實昨行招補茶招之易而養之難然
以韶一郡言之雖無生財之道而有出息之計竊見江浙諸縣全籍酒
課而獨不行於廣南民擅權酷之利者日以富官困非之給者日以

貧黨許官自設法與江浙一體施行官酷界外不妨民酷則酒息可助
招補矣黃南隣都自驚鹽今本部有寄椿省錢萬緡倘借此錢以充官
需本初與隣郡一體施行而於官驚界外不妨鈔客則鹽息可助招補
矣本州有萬緡解庫歲有出息約二千緡倘許以此出息亦克衣糧費
則解息可助招補矣合此三者以資招補於民無損於兵有養闕藉補
以強壯老弱代以子弟委監司以檄元額飭郡守以嚴教閱則廂禁虛
名庶幾可革何謂措置民兵陝西義勇兩淮萬弩手皆民兵也二廣號
爲樂土土曠民稀所以處流民置兵籍猶有可議者試以詔一郡言之
冒占戶絕之田無特無訟不闢不耕之地茅蒿相望凡若此者倘自朝
廷行下官不許驚民不許請盡行根括籍爲官園稽其畝步以處注上
之流民而徙耕之所謂州縣量行資給爲之室廬貸以牛種復其租稅
家籍一保壯爲軍年軍容可辨耘秋交發關自縣而一郡郡而一府府
田可

洲聚爭於不足之區孰若使耕於二廣散處於有餘之地與其使冒送
哨之危以資敵之向導孰若使爲樂土之兵以備吾之緩急大率若淮
之萬弩手焉夫以出息養州兵以爲緩急城守之備以閒田養民兵以
爲緩急調發之備二者官無養兵之費而坐獲養兵之利不猶愈搏乎
無策乎凡此皆鑿鑿可行詔守張公貴洪舉公曰燭姦搗偽如見肺肝
吏服其公民懷其惠湖北漕蕭公逢辰舉公曰性資純恪學問老成擢
第二十年一寒自若邑民嘆服有清靜無欲之化當職得之親見初非
溢美戊申赴班僅授鄂州蒲圻丞辛亥五月替歸五授簽書威武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兼西外宗正簿福建提刑胡公穎知福州陳公昉交章
舉公最後知福州陳公德與有曰稟資樸茂蒞事恪勤人以爲不誣寶
祐乙卯替歸六授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方潛使章公清孫之赴
召而去新使洪公燾之未來也有旨命公護印時兵興雲屯待哺招糴
給運資至嘗以減糴數申朝省且以書言之鄉衮程公元鳳論度牒登

仕誥難售程公復書有究心職業之稱與裁減誥數卽暗減糴數也繼
有旨湖南和糴二十萬石寶慶全二郡乞蠲免公恐上江四郡紛紛援
例所糴數將於何敷之別白利病曲盡其事丁巳九月省劄下云湖南
運管陳宣義申述詳明極可嘉尚付湖南轉運司嚴督之戊午八月漕
司瑱闈試士史漕嚴之委公董試且俾飭考官命題立說主於正大是
舉取士允穆輿言公有力焉九月出院替歸開慶已未以請得通判武
岡軍未幾改注福州倅景定庚申也公嘗簽判是州去思在人光聲所
騰士民鼓舞遽以二年辛酉六月七日謝世公自少負雋聲叔姪弟兄
自爲師友與應城公治經雖不同而學術淵源則同崎嶇州縣之職垂
三十年非無功而仕止於是然謹畏自持終始冰蘖沒之日田畝不盈
百人多以老且貧爲公惜焉公自歷官職分必盡賞不酬勞譬之於物
早遲巨細時節分量一聽於天菊之香晚不羨梅之先春鸞鳩之捨輪
不羨雲鵬之搏扶吾方以壽考安貧爲公幸而不以老且窶爲公惜

者當有取於斯言循轉自迪功至宣議以官年少拘礙遂不得上贈二
親公爲文長於論事有陸宣公之風五七四六皆典重純雅惜遺逸者
多櫟於公爲族姪孫不忍公之沒沒無傳也隨所見聞追而爲之傳泰
定元年春二月二日戊子櫟謹書

元故奉訓大夫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副總管鄭侯昭祖墓

誌銘

虞文靖公

侯諱昭祖字孔明姓鄭氏徽之歛人曾祖悅祖南鳳故迪功郎江東提
刑司幹辦公事父申道故宣毅郎君生十一年而孤善事祖母能自樹
立成其家至元丙子江南初入圖籍致貢賦郡中無敢署劇職者君年
一十六獨以材推擇得管庫上計江淮行省比訖事以明敏稱年二十
七用薦者言除將仕郎廣南西道儒學提舉不赴家居十餘年年四十
四有司以姓名上聞天子爲下璽書用爲承事郎保定等路管民提舉
又一年詔置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遂加奉訓大夫擢副總管在官

踰年而歸年四十九又一年而卒得年五十至大庚戌十一月也夫人許氏先卒子二淵又名也先承事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深以父任得官今夫人羅氏子二以文以忠女一適程極孫男一女二以延祐五年夏四月乙酉日葬其居之獅潭西北十五里烏石岡許夫人附獅潭者嘗有仙人羅君居之得道跨白狼超潭東巨石上飛去不復見蓋神明所遊山川奇會處也故其生物也異而託體者寧鄭氏素著姓於此至君而大顯其仕也起家一命而為勸學使者再命而爾書實來三命而大夫是拜可謂榮矣皆君命及門而受未嘗出干祿也其居家也官有孫役命家隸立具無或後歲不足能周其鄉里未嘗出謁長更有賢者則見亦無所干請喜藏書教子前進士鮑君雲龍明朱氏之學著書曰天原發微時人未之知也君獨愛其書刻諸木而傳之嘗自署其齋居曰敬通議大夫建德方侯回博學有重名同郡人也為君記其說而君之名蔚然縉紳間矣其婚娶尤尚門閥許夫人高陽令族

則宋丞相程公元鳳之甥奉直大夫鼎之女淵之婦程深之婦吳皆有宦譜而程極又丞相之適孫也鄭氏子孫遂彬彬衣冠之列其積誠致此已遠哉銘曰

孰揭揭以趨弊其馬車我舒舒以居荷紫拖朱不出里閭禮儒尊書出試緒餘食貨用儲事不盡能弗競弗矜迥其本原支流可徵石之岑岑潭之黔黔生乘陽非歿藏寧陰允利不騫繁後昆之心

從仕郎揚州路通判官弗齋先生陳公行狀

曹弘齋

公諱宜孫字行可號弗齋取中庸五弗措之義姓陳氏徽州休寧人其先唐廣明時自桐廬郡徙居縣南之藤溪以一姓蕃大遂為陳村稅籍仕譜儒業文聲雄于一縣公高祖始邑居生必達曰默軒公放懷山水有詩聲默軒生觀觀生登曰瀉涯公公父也詩似其祖書翰端麗老於文學再上橋門不利乃委社于公羊神秀偉變眸炯然其為文落筆驚

人戊午遂貢明年取第廷對已在乙科偶策語失權貴人意得同進士
出身授迪功郎江州瑞昌縣主簿沿江制副集撰汪公立信改辟蘄州
廣信簿兼制帥兩幕吏能綽著厥聲甚都明徑馳恩二親封承務郎孺
人孺人吳氏也族里以爲豔丁孺人憂服闋廣德知軍賈公蕃世欲辟
爲令東諸侯爭欲出其門以親病俱不克就歲辛未月山趙公日起鎮
姑孰以節制司幹官刻辟侍親從之訟牒獄辭多以諉公衆健其決月
山奇之將露章于朝以階清切遭承務公之變號疏護置還家終喪循
文林郎授常州州學教授需次間時事急郡守存畊王公積翁辟知太
平縣事改知婺源縣事未及上爲至元丙子闔邑草竊起如沸糜公殫
竭已力激勇衰智勉相保聚以俟王師之至上功外省遂知休寧縣事
守土難在鄉土尤難革運之際又大難也公才識絕人不憚不暴拉強
拊柔扶傾豈壞事無遺力功不勝紀其抗言于郡令本邑得以秬米代
輸杭之窘最爲長便居三年鄉邑大治本道按察奧也竹庵公

以舉望知公請爲郡文學自乙亥兵興堂堂學宮以駐戍卒四壁
蹂爲圉漚幾不可以比身立足公究圖之如堂如構爲壁爲茨復使
新器具齋扁鼎創先賢閣又其梁板刻之微學之大壞而重新公之力
也辛巳入覲授將仕郎開化縣尹循俗獷悍開化爲劇公至爲說利害
使知避就乙酉秋民劉元五等倡亂焚掠擄其渠魁十餘人戮之以次
招收不費一矢邑學毀于兵風厲其徒逆復舊觀奉宣寬條蠲其徭役
至今有去思焉再請選江西道儒學提學缺集賢翰死諸公列薦公使
補其處命且下會時宰被罪公意亦闕竟授通州判官以歸甲午秋宣
司以維揚路昏鈔委解汴省爲錠一萬七千有奇公無所辭浮淮泗沂
河入汴不半月竣事廟宮禾黍城郭人民一是覽慨賦萬歲山而還明
年授代歸行李蕭然元貞乙未三月也公未至通州時築宅一區不爲
窮峻加宏敞焉一堂深靖軒牕翼之旁有隙地畦花藝竹每曰以是佚
吾餘年亦可矣鍾鳴漏盡而猶行乎頻年腹脇間停飲爲楚道止復作

丙申特甚入丁酉有加謂二子曰吾年六十有七仕近四十年遂收淮
浙剝汗之身以從先人丘墓之側有何不可而又求長不死乎吾一生
平心直道粗可無愧以此遺汝輩應未為拙勉繼吾志而已言訖索水
盥漱端坐而逝二月初九申時也公之生亦以申時其年月日為紹
定辛卯之九月十二惟公少負俊聲壯老如一在承平鉛槧之士避其
鋒值危難章句之徒伏其略為子弟修敬父兄為父兄揔悅子弟於考
德問業有教善之患於喜慶急期有通財之義體用該常變一武文合
庶幾乎全才而惜也止於州縣之勞公娶吳氏同生辛卯歲與公媿德
男二人元方前浦城縣丞季方前休寧縣南五嶺巡檢俱能仕足紹其
家冬三人末春縣主簿米彰休寧縣學教諭吳綺遂安縣主簿米宗周
婿也孫女三人元方等將以大德己亥三月三日甲申襄事於邑南嘉
善鄉善慶之原前期走書曹涇以行實為托夫行狀門生以史子弟言
也予得第連然公試大元子就別頭有一般燈燭之雅入仕凌然公領

郡學辛長紫陽有異時同僚之契其生也又少公三年然則於公固弟
行也知公為詳狀公行為宜乃不辭書之謹狀

徽州路治中汪公元龍傳

洪杏庭

汪治中元龍字雲甫婺源人由太學登第授迪功郎紹興府司戶德祐
乙亥兵興奉憲檄勦鄉邑劇賊遂知縣事歸附授朝列大夫本路治中
績溪祁門盜起議者欲悉殲之元龍止戮倡亂數人全活甚眾弟元圭
字功甫武學舍選淮閩李庭芝辟克幕屬咸淳末授承節郎徽州兵馬
鈐轄踵兄元龍知婺源縣事兵火之餘人多逃徙元圭悉心撫字咸復
其業申請免買屯田牛折收夏稅絲綿輕賚凡可以便民者必力為之
授奉直大夫饒州路治中未赴卒元圭子二人良臣監察御史良室嘉

與路治中程文憲公婺源山萬壽靈順五菩薩廟記五顯神莫知何所

始在徽之婺源吳楚閩越之間皆祀之累封號甚尊顯宋德
祐元年燬于寇時里人汪元龍守鄉郡弟元圭為邑宰復建之施田若
千畝奉時祀曰景福莊世祖既定天下禮百神奉香幣致祭至大四
冊燬元圭之子僉廣東肅政廉訪司事良臣其路治中良室首領正
衆爭獻貨幣門無樓觀庖庫之屬皆成焉壯麗宏大甲于郡初朝附

林寺亦再燬而構皆出汪氏延祐元年賜廟額曰萬壽靈順五菩薩
之內所共聞而廟有再興之功汪氏為大不唯神在國初元龍兄弟保民
之功尤多仕皆至治中伯朝列大夫仲奉直大夫良臣等為監祭御史
有能聲是為記

饒州路治中汪公元圭墓誌銘

方虛谷

古之立德立功立言而歿者雖歿不朽士大夫歿而至於不朽難矣吾
州婺源篤生太師徽國文公不朽人也其夢奠慶元庚申於今九十三
年矣其四十七年丙午而州之紫陽書院興焉郡守韓公補實為之其
八十八年丁亥而縣之晦菴書院興焉縣尹汪公元圭實為之紫陽之
書晦菴之學前有光先聖後有功來哲而創一書院者俱大有功斯文
足與文公同不朽嗚呼盛哉徽婺源回嶺汪氏世大族公字功甫晚號
月山老人曾祖晉臣祖大才迺功郎知永平監取倪氏生長于琰蚤世
是為公所後父公所生父鄉貢進士應雷其從兄也公三歲為永平所
祝又八歲永平卒母潘氏教育之讀書務通大義文耻締繪雕篆然議

論是非利病前輩輒退舍性至孝事先請後行嫁女兒二人遭內艱與
生父艱骨立毀瘠慎事節用年二十五六遂饒於財而能施嘗以軍國
十策獻舊朝特補承信郎初監嘉興澉浦酒丁卯請兩浙漕舉浙東安
撫使王霖龍辟充準遣再調侍衛馬軍司幹辦公事乙亥除江東兵馬
副都監徽州駐劄劇盜周勝等嘯聚據邑公與同產兄松坡知郡元龍
生擒之俘于郡遷武翼郎擢江東兵馬鈐轄松坡早入太學回同年壬
戌進士稍忤權貴十餘年不調至是以迪功郎黃州司戶權婺源縣尉
知縣事至元十二年丙子正月十九日抗舊大臣納國土于大元二十
五日徽城歸附公兄弟全民彌盜力保鄉井會有一李之變李未魯敬
軍至嘉公兄弟功多呈省換授公江東軍馬總管而以松坡知徽州事
以公代知縣事是歲李已降而附圍視徽為壑時出鈔擄公扼險置關
寇未得犯其冬張九元帥征閩兵所過民震怒公迎送贈賂以禮他軍
假道者皆然將士敬嘆不敢為暴境內耕藉刈穫如承平時初領縣人

疑公嘗治軍旅將行重典而公斂威用恩寬嚴適中萬山間采柘鮮絲
續惡有司苛責公詣省乞歲折楮幣名輕資六縣民至今便之祠廟寺
觀燼于火者損質具材新倍於舊或產去稅存或有田無賦貧筭富吞
弱役強避一切釐正十五年江東道提刑按察副使與屯行部興學公
大喜延名進士九江文天佑主文衡拔儒彥出稅幣之賞格免徭給廩
士萎復振官造舡番陽期會峻急丁匠多斃公所部時其飲食人用盡
力辦蚤費省工善物堅十七年代者至民挽不聽去至哭泣悲思則投
牒借留以千計走都省選曹乞公再任十九年勅牒授承務郎婺源縣
尹惠愛日益加名譽日益隆事爲日著者爲館驛爲水廳爲尹解更鼓
樓過者咸曰壯哉縣而費皆不仰於官歲四月八日四方民詣五顯神
爲佛會天下商賈輳集自額辦官課外公絲髮無取至如書院一事關
風教甚大更郡守二十餘人非無賢守而郡之有紫陽書院自韓守始
更縣尹三四十人非無賢尹而縣之有晦菴書院自汪尹始本道提刑

按察副使踈坐盧公擊深嘉之呈省起里人吳覺江雷爲山長皆名進
士公爲山長屋百楹田六頃書萬卷先聖殿居中文公祠講堂坐序居
左右回爲作記此公之大節也既受代宣命授奉直大夫饒州路總管
府治中而疾篤弗起公同產兄二人長松坡初以省符知鄉郡後宣命
換朝列大夫徽州路總管府治中先公四年卒次英發前登仕郎第一
人雲龍前禮部進士省符龍興路同知述公行俾回銘者也公非於奉
已飲不消瀆內無姬侍衣穿綴淡而分膏腴田於族兄弟則弗吝代民
輸酒課及下戶一稅歲率數千緡尤弗吝可謂富而好禮不止於無驕
者矣生癸巳二月十九日卒庚寅二月十七日年五十有八夫人詹氏
後公八月亦卒生同歲歿同年夫賢知婦閭懿此不書子男二人良臣
松坡子三歲爲公後前國學進士從仕郎都昌縣尹遷承務郎番陽縣
尹良厚詹夫人出承事郎江東等路木綿提舉換宣授揚州營田提舉
女一人來弟適同縣將仕郎建寧等路木綿提舉俞文翁孫男四人安

孫壽祖與祖愛孫女二人長適休寧武岡金主簿孫幼在室卜三十一
年甲午十二月二十日合葬公與夫人于縣東長田源治命也銘曰
世有一善行優於百善行者乎曰有之星源之有晦菴魯之孔鄒之孟
也祠之塾之立天地心生民命也發于倉無飢民傳一燈有賢人我謂
此愈於彼長田源之原于子孫孫

歛鄭令君安廟碑

程黉南

鄭令君廟者歛人祀其故令鄭君子廟也鄭君名安歛西鄉人以一言
解屠城之師令歛三年民大治其沒也思之數十年不能忘至有祀之
者父老且死戒其子孫鄉人曰微鄭君吾屬無噍類矣且鄭君正直後
必爲神蓋相與祀之廟毋祠于家於是共立香火于城西之懋棠庵尊
之曰鄭令君父之以爲未稱崇禮之意即庵旁立廟會郡太守不悅於
民斥其請民大譴事上行中書行中書按令君功德應祭法且下縣令
聽民立廟以時致祭如請民大悅則又以庵旁廟臨大道煩囂非神所

居卜遷之吉乃淪溪三壘營高敞地近令君之墓更作新廟云歛人之
祀令君也不敢慢恒以歲仲春中旬卜日刑牲醴酒大會廟下陳篋簋
邊豆張樂歌舞拜薦以娛神禮畢醉飽神賜闔戶而退仲秋之日亦如
之正月十五夜則奉衣冠出游燈燭簫鼓香花滿野稚耄歡呼爭持紙
金銀錢迎道望拜親之畏之儼如今君之復生也飲食必祭出入必告
懷私負曲者不敢禱于令君之廟廟成之歲風雨協和疾厲不作盜賊
屏息五穀大熟連三歲民咸曰令君福我哉具石請于新安程文書其
事刻廟中以傳永久文惟東南之山川奇秀絕特者莫如歛其鎮之最
大而遠者爲黃山山之峰三十有六而其最高者爲天都世傳黃帝嘗
臨是山故名環城若問政紫陽披雲金紫靈山諸峰林立如畫川流奔
倬數百里蕩爲浙江故其間風氣所薰浸在人則賢在神則靈而人之
生往往沒而爲神上古遠不可知近代大而負出世之資開繼聖之學
享國家千萬年之祀於天下小而列夫孝女仙翁釋子之見祠於其鄉

及其徒與在外縣者不論論自漢以來有功德於茲而血食不絕者東漢贈尚書令方豎侯廟在白羊山村後三百餘年有陳儀同程忠壯公廟在黃墩又百餘年有唐越國汪公廟在烏聊山最顯又四百餘年有宋錢氏兄弟廟在汝溪又百五十餘年有鄭令君焉是皆所謂生也有自來逝也有所為而不為偶然者嗚呼盛哉漢之盛為縣令若卓茂之於密魯恭之於中牟朱邑之於桐鄉得祀者蓋不少而皆非其鄉土及其季世以諸葛忠武侯之沒蜀人屢求立廟不聽至祭于道陌之上賴習隆向克抗章上言久而得立廟沔陽嗚呼又何其難哉我國家之崇明祀順民心款人之報功德厚風俗皆足以昭往古耀來今而令君之威靈赫然流行於兩間以為國家生民無窮之庇休有不可掩者矣廟起於後至元某年月日遷於至正某年月日甘屠城事載郡志及翰林學士揭公所撰墓碑茲特紀立廟始末而系以迎享送神之詞其詞曰

靈山兮青青沙水兮泠泠中有原隰兮衍以平樹木總總兮花實寔庭

戶敞深兮虛牖櫺几席儼布兮崇且登懸鍾鼓兮兩楹待令君兮不來佇屏息兮肅以聽倏奔雲兮擁霧令君翩兮其來下駕鶴翼衛兮使雙鳧先路馬贖闕兮珮珊珊從之兮祖父酒注罇兮肉載俎赫獻進兮拜區俯繁音發兮紛屢舞絃絃兮坎坎撞鍾兮擊鼓神欣欣兮顧喜口若言兮自若視予上下帝所兮司福祉錫豐年兮驅厲鬼無遠四方兮矧茲邑里飄風颯兮神以還我民報祀兮于永年宋大同續志鄭安歙縣人早孤事母以孝聞二兄欲分財異居不能止悉讓之寸山尺宅無所取宋亡之明年李世達叛字木曹敬驛兵昱嶺以饒及覆將屠城民亦自相焚殺安曰不可乃杖策謁軍門而言曰將軍承天子命攻城略地欲弔其民亂者世達一人耳既而敗走民爭具牛酒以俟將軍民亦何罪而欲屠之且將軍殺人以立威孰若不殺人以得眾敬乃許之兵不血刃民皆安堵時丘龍友攝郡事以安為歙縣令就職未幾年而邑治將代民詣府請留上其事始更賜銅章真命為從仕郎尹歙既歿鄉人思其惠請立祠祀於其里

竹溪方公貢孫宰鄉邑記

黃國論

祁門望邑也有山東聳峰巒雄峭祁山也清溪南奔石崖對峙閭門也重岡列岫隱隱隆隆四外繚繞蜿蜒扶輿清淑之氣融結其中名賢間

出必以功業自見承平則興禮樂以陶吐心患難則攘奸兇以衛宗祏
不虛生也邑治經始於唐之末秦因巨盜猖獗擄黔歛間挺禍東南里
豪士長史吳公率衆勦滅州刺史上其事代宗嘉之授朝散大夫石州
刺史賜金紫明年析黔六鄉及鄱浮梁地置爲縣合祁山閭門名之曰
祁門就以長史爲令今方令尹復製錦于祁門前後相距五百年一邑
盛事如出一轍名世之生有數存焉方爲祁門望氏世植陰德代有興
者秋崖先生詞藻擅名家機軸流芳猶子令尹舉進士第奉常初筮金
陵使官滿調毗陵節推繼而東淮餉臺辟真幕府沿檄來歸適值時事
搶攘令尹之未歸也人望之旣歸也人悅之時則邑宰遁居民散并邑
爲墟群剽于朝俾領縣事公於空匱怵迫之際極力撐柱處之晏然號
令嚴明鋤奸去暴縣境爲之帖息歸附後丙子春三月邑南有乾討虜
突入所過殘滅逼及城郭民不堪命公於是遠迎三萬戶輟食亟往如
拯溺救焚不旋踵而收捕拘繫者縱釋流離者安集民皆按堵如故秋

七月鄰邑之黠強梁煽亂焚戮劫掠撞塘震撼蔓延于祁之砂溪公又
嚴加防拓昭揭文榜以理撫諭于時盜賊聞風銷弭彼黠則生靈魚肉
室廬煨燼而吾祁則化刀劍而牛犢脫塗炭而衽席果誰之力歟嗟夫
祁之民始而魚驚鳥逝携老扶幼於深山窮源旣而得返故家相咲語
廬旅孰不舉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有相見之期此吾父母再生之也
昔長史吳公平一隅崛起之盜民到于今稱之公當四郊瀕洞獨能鎮
靜保護鄉井戶口無虧方之長史之功豈偶然邪公器宇軒昂襟度融
豁德望穹而才幹敏鼎新縣治掃除宿蠹賦役均詞訟簡遇有公上之
需類皆不擾而辦至於勸課農桑則田野加闢俾得以桑麻春郊雞豚
秋社者皆公賜也凡事有不便於民者必親告於上勤勤懇懇不憚其
勞求以便民而後已公之爲政六事悉備當路薦舉有曰奉公畏謹處
已廉明闔邑士民莫不愛美荷歟休哉可謂下不負所學上不負所知
矣有大抱負必有大設施行將展所蘊以福天下蒼生要非鄉邑所能

私者邗人德公之惠而請書其事于石蓋將以傳之不朽云公名貢孫
字去言竹溪其號也時至元十七年十月望日儒學教諭黃應旂記

進義副尉徽州路休寧縣尉程君隆墓表 于壽道

此故休寧縣尉程君之墓其孫曰子峴以予嘗官新安走書請文其墓
石予不覺慨然嘆曰是故嘗有功於鄉邑不可泯者因追述其事而表
之曰昔至元丙子春丞相伯顏受詔下臨安惟時宋都統制李銓舉徽
州以降副統制李世達殺戍將拒守丞相特分萬戶李木魯敬一軍而
西破昱關以臨徽州世達敗走閩所在兵起萬戶急下令屠歙休諸縣
於是歙人丘龍友等率父老詣軍門言亂者世達非百姓意請全活之
以廣弔伐之仁萬戶許之且議徽險遠宜得其土之賢者分守庶安集
其民人遂承制以龍友權知徽州事前紹興司戶婺源人汪元龍佐之
歙人鄭安權知歙縣事前常州教授休寧人陳宜孫權知休寧縣事君
及趙象元佐之元龍弟元圭權知婺源縣事邗門人方貢孫權知邗門

縣事程克柔佐之蓋兵不血刃政不踰時亂者復業四境安堵諸君子
有惠烈于鄉邦甚大邗人頌之至於今不衰焉君諱隆字君熙休寧陪
郭人性疏爽不群喜問學從故弘齋曹公遊與邑人金革朱煥齊名時
號三俊然屢試有司不利迄不得施嘗上書郡守王公應麟趙公必槐
論時事數萬言兩公奇之莫能薦會王公積翁繼爲守始廉部中名士
得君與歙人鄭天麟遂辟君休寧典史天麟歙州路銓居數月俱以才
局聞而宋社屋矣方世達之變也君請故宣參畢公祈鳳王縣事力相
保聚亂定而畢公去不復出君又請宜孫主之邑賴以全且念瘡痍之
秋摩撫備至征科不煩獄訟稀少盜賊屏息部使者稱其能方是時縣
之人若樊山孫元京黃原吳達齋輩皆宋遺民高潔而婁君一一存恤
之識者尤以爲難居三歲以疾卒君之先居歙黃墩曰元譚者當晉東
渡爲新安太守有善政爲民所請留太守之後曰靈洗梁陳間起鄉兵
討侯景歷官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忠壯之後曰暎唐李復

起鄉兵拒黃巢歷官歙州都知兵馬使子南節定居休寧陪郭傳五世
至宋開州團練使全禦金人于池州時伊川子孫避亂州中遂相通譜
全後以節死子先誓不仕生三子長永正帶御器械居臨安次永奇號
格齋先生從學朱文公次永彰宋鄉貢進士即君五世祖也格齋四世
孫圍無子而伊川七世孫榮秀實繼之故君之族於伊川爲近識者又
以爲程氏世有功于徽而忠勲所成遠有端緒若君亦可謂克紹祖風
者矣君高祖琬仕爲宣議郎曾祖茂官至臨安府磨勘司主押官祖梓
父陵俱不仕母凌氏宋忠臣徽猷閣待制唐佐之族孫娶何氏有賢行
生子二人長忠甫蔭授休寧永盈庫副使次清甫建康路玄妙觀提舉
孫五人子觀子峴子善子華子美墓在縣之一都斷石村心榮秀於君
從弟也延祐中歷官江浙儒學提舉子文貴亦以薦爲饒州路德興縣
銅冶場提領與忠甫清甫竭力修復先業而子峴尤繼其志捐田以贍
塋續譜以鳩族且念君之墓久未有金石之刻乃以榮秀之狀請于書

之予嘉其志而元龍之孫行諸路金玉府副總管思禮安之孫玉象元
之孫沆各以書申言之通家之義諒然可想故著其功之大者于首而
詳其官行世次于下方以詔其子孫及鄉之人且使後之秉史筆者亦
於是乎有攷焉

元故青陽縣尹汪君

維祺行狀

家乘

君諱維祺字壽甫姓汪氏其先居歙之唐模自唐越國公華以來爲鼎
族宋紹興初有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叔教者自唐模徙潛口長子將作
監丞若容少子秘書丞若思相繼登進士而中子若虛克家不仕生福
州福清縣令淮淮生鑄鑄生師儉又自潛口徙信行與秘監之後聯居
若卽師儉之子也性穎敏著學凡書史過目輒記不忘爲文古雅所作
取有補於風化尤以剛介自持所居之東榜曰介菴宗老尚書文節公
過其家爲大書揭之其爲時所重如此膺薦授石峽書院山長所甄陶
者率皆成名陞杭州路儒學教授嚴立條約以身示教值歲凶學廩有

負欠年終不足者吏白請置之獄君曰貧家晚歲其父母獨不望菽水之奉乎乃以已俸代償釋之欠者多感惠無再負者秩滿擢沁州青陽縣令蒞事一以公勤邑獷險多盜民懼不敢行君下令省諭或有犯者稍給資本使治生產鬻販盜由是息張氏兄欲奄有其亡弟之貲而誣其婦以姦狀又邏者捕盜而贓不符其主數獄皆已具君獨審其有冤而持之間行訪察悉得其情而白之乃已歲饑民大疫君不待請發廩賑之召醫診視日往撫恤活者甚衆民懼戴相語曰汪尹再生父母也居無何以親老請致仕民相挈遮道攀餞鳴號動地雖古循吏殆不足過云君既歸朝夕不離親側服食非手薦不進暇日取秘監竹野怡吟集編次成帙以傳祖墳菴曰金紫院僧利他姓募捨將割其祀之半以供君毅然不可曰院乃制額以奉先大夫者異姓何預焉率宗人重建公之力居多親歿葬大富山廬于墓傍葺重屋祀祖若父寓守者於側自號富山主人有富山餘藁四卷以歲丙寅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有

五配鄭氏蚤逝葬汪坑口生二子曰怡恢繼王氏生一子曰申申與孫槃等以君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奉柩與王合窆于大富山先塋迺前期奉君事行請次第之爲狀以乞銘于立言君子眷家生雙橋鄭千齡撰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五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五

程